

「有眼光！這架新款紅色 Ferrari 真美，只有龍爺才駕得起！」，陳快樂誇張中帶自然。

眾兄弟作個羨慕狀。

龍爺大笑，「出來混靠的是一張嘴，我欣賞樂仔的坦白，將來整個旺角唯恐不是樂爺的天下？」

樂攤攤手，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

陳快樂，十九歲，生於陳府暴發戶時期，獨生兒，雙親視他爲天之驕子。中五畢業後，無所事事，好逸惡勞。他熱愛電影，習慣晝夜「煲碟」。入夜，他總與「好兄弟」到酒吧、桌球室、K房夜夜笙歌，揮霍青春。

一早，陳女士走進兒子的房，看真多日沒見的孩子。

「樂，我和你爸赴美工作一陣子，信用咭在桌上。」

樂敷衍，「已不是第一次。」

母親關切的問：「找到工作沒有，有興趣當助理編導嗎？」

「頭很痛，想睡，請關門。」

母親自愧，日夜忙於打理生意，未曾給他照料，只能給予無限的物質及有限的愛。她痛心疾首，凝望孩子的臉，「時間、地址和陳大導的號碼放在錢包，有空一試吧！」

她朝他額角一吻，而他正沉沉睡去。

生活迫人，有多少人不是身不由己？

母親的愛，又有多少子女能感受得到？

樂赴約。

眼見小子一臉倦容，陳導演不禁問：「平日愛去哪裏胡混？」

樂予他一個冷眼，「請入正題。」

他嘆氣，「你媽是我的舊同學，她托我……」

樂打斷他的話，「請，還是不請？」

「明午十二時，都喺利街，請準時。」

樂點頭離去，碰跌一位女孩，散得一地文件，她慌張收拾。

樂氣結，「四眼小姐，要麼多配一副老花鏡？」

她抹着長髮，「先生，對不起！對不起……」

他遇上她，生活起了變化。

巧合地，他們一同工作。

「昨天那個傻女孩！」樂揶揄。

「我叫謝恩，十七歲，中文大學傳理系一年級生，鍾情電影製作，現當爲期三個月的實習，志願當一名導演。」

「名校大學生，傻呼呼的，哈！」

恩滿臉通紅，「你叫什麼名字？有什麼抱負？」

「陳快樂！志願是……：：：我不知道，亦沒有想過。」

我們出世後，慢慢長大，從父母得知要孝順、聽話；在學校，老師教導爲人要誠實，遵守校規；踏進社會，我們得聽上司的差遣，唯唯諾諾，沒有反抗餘地。現實世界，人人也爲生存而生活，多少人能得志？究竟什麼是志願？大概每個年青人也找不到自己的答案。

樂慢慢適應助導的生活，嚮往與她一起工作的時光，漸疏遠兄弟。

「狀元小姐，三個月了，抄帶還出錯，想我給你問候？」助攝大罵。

「下次不會再犯，真對不起……：：：」

恩那份執着的傻勁感染了他，使他領會到生活的意義。
人生有了方向。

他們走到片場附近的便利店，醫治飢餓的肚子。

「陳快樂！這三個月，謝謝你給我快樂呢！」，恩吃吃笑。

「我只懂給人快樂，在家中，我並不快樂，爸媽都不愛我。」，樂拿起酒瓶，一口喝光。

「他們愛你，替你取名『快樂』，盼望你活得快快樂樂。那麼你愛他們嗎？爲他們付出過什麼？」恩語帶溫柔。

樂不語。

「悲觀的人認爲陳快樂等如曾經快樂過，現在及將來也不快樂；欣然的看，你人如其名，姓陳者，十分快樂！我叫謝恩，我感謝上天的恩典，賜我完整的家庭、健全的身體、快樂的朋友……：：：我很快樂！」

「哈！人家沒說錯，現今大學生真膚淺！快樂，可以這麼簡單？」，樂露出天真的笑臉。

恩拍案領首，「可以！」

二人相視而笑，高舉酒瓶萬歲。

人生如酒，甜的像果汁香檳，酸的好比日本梅酒，苦的似啤酒，辣的如血紅瑪莉。酒的味道可以很簡單，一杯紅酒，是酸澀的；一杯古典爵士包含伏特加、德不甜白酒、香蕉甜酒、萊姆汁……：：：味道複雜得很。懂品酒的人不多，人大都不分甜、酸、苦、辣，不假思索，一口一口喝下，不知自己在喝什麼。

樂受恩的影響，開始寫日記，每天記下快樂的事。

「2/9 晴」

黑暗已離我遠去

我愛爸媽

我很快樂 謝恩！

往事永遠在記憶中留痕，影響深遠。

在熟悉的便利店外，樂鼓起勇氣。

「你喜歡我嗎？」

「我喜歡：：：吃冰淇淋啊！」，恩笑了。

他箭步跑向馬路對面。

不消一會，他手拿兩客冰淇淋，興高采烈。

「啪！」，一聲嚇人巨響，手上的冰淇淋也給滑走。他回首，看到恩如失重的空中飛人，在半空中倒地。同時，他看到熟悉的紅色車影溜走。

冰淇淋溶掉，他的心碎了。

她睡了很久，很久。

每天下班，樂都待在她身邊。

他沒有眼淚，只有內疚；沒有怨恨，只有一個願望。

「她定會醒過來。」，護士好心開解。

「但願如此。」，樂聲音低沉。

「有你在身邊，她感到幸福。」

護士報以鼓勵的微笑。

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」，這句老話倒有道理，分別是人生中沒有劇本，不設排，無特效效果，也沒有替身；過去的不能刪剪，也不能重演。

有瑕疵的影片可以刪除，最可怕的是，人的記憶卻永久保存。

然而，可喜是，人人都是自己的導演，電影可分為喜劇、悲劇、文藝作品、武打片：：：想拍那一類，大概是可以選擇的。

「你是誰？我在哪裏？」恩問。

「我姓陳，名快樂：：：」